

寒

夜

錄

寒夜錄 上卷

新建陳鳳麟書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惠得惠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習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却無限躲避無限達迎未見伸然執亮之為案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追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末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樸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為

文章要做便不佳太史公叙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
典論自叙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宗伯孟
客書真是一滾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不可令有一寸之
直也教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踴躍者有教轉仍藏而氣
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沒虛境出者有閃躲於此而
照現於彼者堪與家一言以蔽之曰要成生氣為道
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為釋氏文應作佛
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金子樓每為文輒入自謀卷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
淺近盡付之火生平九三焚文集今子樓之文竟無
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
彼視融火之烈焰政子樓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
陽公云學詩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
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頃嘔心
血指一番若但放手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於
抱吝

作手正要癡點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

極盡而文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澗萬籟蕭々古無人踪惟石嵯峽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為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日為何元儒程點南有韓文鈔正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為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泣處士楊少尹或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鱧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

有闡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
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開上人
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
去而反有取於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
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
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升始知之
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彼為御史為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飢
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
也信如永祥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

論

偶閱容星紀畧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古有范公記
詞意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
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
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做去後來便當放過吾
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
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
塗抹便為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
真可為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送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

亦然尚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匝皆
不沒一邊生去後人無此極力但能免起鵲落皆是
第一好手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宋世得人於斯為盛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人物亦如此嗚
呼盛哉又劉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
蘇武節李陵詩噫數作皆簡直而有餘味譬之畫家
所謂李成惜墨如金也

詩文到淵淡宏博便不能動人動人處只在淺淡然
非歷盡淵深宏博之境政不知淺淡之難言也

韓昌黎荅李珣書妙處全在之手者也矣馬字與幾個雖然如是抑將字舌款舞而腕隨之如微風颺雪裊：不下

離騷之後只有謝皋羽登西臺痛哭記悲憤獨絕偶簡闕於南康郡時陰雨慘澹日影生寒頓覺悽愴無已乃知但能文生於情自然情生於文矣文生於情有限情生於文無限如此記非忠義人不能作然何必忠義人讀之而後涕泗沆瀾也哉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源泉沛然莫禦

除却嬉笑怒罵更無文章司馬子長蘇子瞻得力都
在此漢魏樂府李杜詩歌亦是此處獨絕孟堅昌黎
便不畧畧帶古板矣過此間有怒有罵全無嬉笑夫
既不解嬉笑又何曾解和怒罵哉

張長史云顏魯公筆法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
象要知俗題入手尤須別作縱橫長史所謂諸變適
懷從捨規矩則立地超凡之秘要也

戴忠甫嘗與龔汝溪論文款以一字枯之忠甫曰其
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起
伏頓挫誰非教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

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入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
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
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
點板未可任意誦去如溪撫葉大叫以為知言忠甫
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為者唐宋文字
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為者未可矮人觀場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詩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
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砮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
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又陽朔聽壁記云
陽朔孤崖絕巘森聳竝立三峯九嶷折城天柱者九

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
如馬噓如陣將合如戰將潰灘江荔水灌織其下蛇
龜猿鶴焯耀萬態二文皆武陵集中之佳者姚鉉俱
未收入文粹乃僅錄其上崔相書鉉之顛倒不獨段
文昌一碑已也

唐玄宗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
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文章亦有小簇之
法蘇老泉名二子說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此小簇
之王摩詰也

楊子雲抱弱翰費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

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
雲方言為之但止於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
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送
事於其間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
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
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
考一以備闡津之譏察所繫政非渺小近日惟劉心
舉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畧而不詳他
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徐鄣孝品行自不必言詩文獨抒胃臆絕不寄人籬

落其評騭諸家多有特出之解嘗謂選之書詩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馬顏子不戴通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又謂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灑灑可嘉皆破的之論至以簡古槩曾子固尤為具眼子固之古人能知之簡之一字非節孝不能以此目南豐也種放著作不傳於此而節孝稱放文者極廢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只此兩語也可想見高韻

節孝先生年四十不婚恐娶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其後致仕歸山陽始娶李氏尚書紳之女先生自作

催粧詩行事從來號潤迂酒間詩興便豪捕盧公悞
妾平生事嫁得東華卧草夫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
動踴慢我但見其嫵媚節孝似之

唐舒元與王勣篆銘斯去千年冰生之後冰復去矣
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
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四十二字之中依徊婉折
未南宮孔子贊遂不免愴父舉止矣元興又有桃源
畫記如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烟嵐艸
木如帶香氣孰得詳哉自覺骨瘦清玉身入鏡中教
語刻畫飛動亦長慶間成間好手也

成公紹天地賦劉晝六合賦陳普太極賦皆所謂文
惠於名者而高似孫浚贊成賦三辰五緯諸語此君
賞識固出魏收之下遠矣普宋末人著石堂集別有
道不遠人賦其可唾尤甚於太極也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後
尤甚嘗歎作二氏文苑志如此邱曇謨鳩摩羅什葛
禪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楊
巖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
頗有增廣予意歎更加搜補另為藏外撰述一書未
知此願得遂否也

自古帝王卿相豐碑巨碣靡不壞于樵夫牧豎之手
雖聖賢遺蹟經千百餘年未有免於蒼草之殘毀者
此外簡冊所存或歸於鼠蠹或淪於兵火劫灰其為
槩棗之樵牧尤甚誠不知穆叔所謂不朽者安在

昔人稱陳后山詩大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
時流不悟此便一味靠實做去吳費亦須有橫斜生
動之致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踈逾甚因憶昔人
有文選爛透力才半之語彼時之為諸生者較今懸絕
乃爾夫文之不能頓遠於爛雖老佛宿學難之爛矣

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黼黻太平圓頂著作之材至於國步艱難軍書旁午
尤恃文字感動人心更不應草草付託唐德宗當車
駕播選一切詔書委之陸敬輿灑翰即成不復起州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職者拱手嘆服嘗從容
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昔禹湯以罪已勃
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
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沒之故行在詔
書始下雖武人悍卒揮涕激蕩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益資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宋高宗

寒夜錄

上卷

乙

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行在雖海宇未靖而
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其未艾南渡百餘年之盛未
必不賴於此也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為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
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
以此知書之神也

文有新截而妙者有摇曳而妙者柳州小石城山記
到底只作恍惚疑詞何等摇曳癡人下一斷案全篇
神氣索然退之諱辨謝疊山謂其佯為西可之詞亦
是此體

經傳之文有因百家書而發明者周南云蕭蕭兔置
墨子稱文王舉太顛闕天於置網之中是此詩為太
顛闕天而作矣小雅浩々昊天不駿其德題云雨無
正韓詩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毛詩失之而存
其目也又汝墳云怒如調饑韓詩則云怒如朝饑小
雅云興雨祁々呂覽引詩作興雲祁々虞書云納于
大麓孔叢子訓麓為錄為大錄萬機而陰陽和也檀
弓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做孔子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又論
語人之言曰予無樂手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
寒夜錄

非子戴此乃晉景公之語周南云吁嗟乎騶虞文王
圃名也他如表記緇衣坊記及墨子荀子所引詩書
文多同異不及一一指証是故窮經之士貴於博覽
耳

澁則屬淺則揭厲者危殆之義易所謂道涉滅頂也
詩意若曰澁則有厲當見險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
涉也註以衣涉水曰厲固已語滯解者便欲以衣涉
澁幾為河漢文人所笑矣

蓋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
仄後入以為殿並無之反之名又為長者折枝折枝

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欲瘳之語。枝即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藩。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余嘗為之作序。

价臣又云。托孤寄命。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晉史閻續上疏。理愍懷太子寃。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托孤寄命為才。臨大節為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即狷者。斐然成章。通

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繫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
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
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
書多在晚年

蘇子折程子不言歌則不哭始以為謔語細思之極
是性情之正餘哀未忘所以不忍歌若歡懷正暢忽
有哀戚之感自然含瑟而作此非必聖人雖行道之
人皆然也阮籍方與人對奕聞母喪客欲起籍強終
局既而一痛嘔血若以程子為是則阮籍不稱狂矣

周公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
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
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
之異諸卦爻為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
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脩眾理者
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四陰浸長而名觀者小人之窺伺君子於斯時為甚
也初三爻皆是發明此義故以童觀女貞醜之六三
不中不正小人之尤進退二字正巧摹其窺伺之狀
我指二陽而言未失道六二陽之守正而未失道不

至為小人之所乘也

偶與直生宗舉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於自家怨則無可避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臨川過浩齋先生名源留心經學以著述自娛嘉祐間召為國子直講固辭不赴作禮記刊駁古樂元音君誥臣性善補偏皇極家範諸書其最得意者為誥易本旨成於晚年浩齋嘗云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

矣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二易之精蘊不見使
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又曰後之解易者主卜
筮以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惟程傳主義理屏卜
筮黜老莊似矣然自為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觀其
持論則本旨必有超於意表者惜厄於回祿遂泯沒
無傳耳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漢於易學所著大
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
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為象六十四卦
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

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餘矣無奈古今言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能自為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喪失其領綱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

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公孔子行易道。復、晦、與、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寶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穩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嘆：驚人而咏荳芽云。蕪蕪亭後得窺封，金甲銀鈎奪化工。瀝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蓋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腕水泛殘衣，黛粒空蔽紛紛。登俎豆，憑誰為薦玉玲瓏。如此棘野。

手題大見功力籬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
雄視諸子耳

盛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
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
麗則一李長吉耳偶閱趙間：集錄此間：金人名
秉文著有洛水集嘗謂太史公傳扁鵲倉公并載其
治法之詳可謂良史之法而漢不傳張仲景唐書書
不傳王冰識者無不致恨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
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亦前人所未論也
黃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熟讀漢魏稟府方知山谷立論之妙唐
人惟太白足以語此杜少陵亦知布置森嚴却似不
曾打譚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寫意所謂
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
如戲場中戈筵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為狐手中定要

男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磨幾
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
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子友清江楊機部平湖趙退之俱為吟壇推重而尤長於五言近體機部贈子有柔木誤氷山之句退之二云癡魚悔釣絲二詩皆有為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子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子從其後裔鞏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遺興云淵明詩頗恨枯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於千載矣

東坡謫僞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為之引
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
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
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
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竒方刻宛
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
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阮千
里讀書不甚研求而然識其要兩君真稱善讀書者
若役々索解處々尋求反若無超然獨得之境殊未

見埋頭之為快也

朱晦翁答陳膚仲書云承以家務叢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透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有平日病痛：如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允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閑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先生告人切實工夫耳無踰此簡雖戎馬倥傯職務旁午時皆可以依準

行之尤妙。在倫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便是培植本原。何須起爐作竈。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閤。及見不甚寬敞。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棲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棲居。貧不能建。衡山為繪層樓圖。置公像於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把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親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柳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於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於天壤。士

亦務為其可傳者而已

從古英雄豪傑掀揭自負只是取鬧一場而已閉戶
著書亦是取鬧之法維摩默然無語三十二說俱墮
頓覺世界清淨

錢塘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
常滿隣有富家築高牆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
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隣以
通者簿錄家徒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處炎涼
丑界此二字扁應須書置座右然真能放開眼孔當
下已自付之不見不聞何須看到曰後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穀伎或肆意於山水或
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為排遣不平然不若讀
書訓子之為得也

只此一天韃韃曰騰吉里回曰阿思媽思女直曰
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
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
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為名當孰為名不當我語
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大苦大樂大哀大怖皆不過三五日便爾漸次淡却
高識定力之輩亦只爭此三五日不亂耳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
溪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為也只要百年之中不
夭乃為壽耳何謂百年之中不夭此如人在午時便
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已時矣午時之
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
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已則為
已之活人不夭於已也在未則為未之活人不夭於
未也不把現在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
謂不夭

丙吉疾病宣帝憂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未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響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晁冲之叔用謂陸某曰未也此老敗還未至若使晏然牖下偈及褒榮豈復有天道我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乃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或曰此亦臆說偶中耳設使兩人遂死亦自別有報應在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不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却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

擾之也

孫道庭論書以偶然為合曹再興作畫誤落筆點素
反致亂真偶然誤處或有終身受用不盡且因以成
名者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
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
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見可而進乃賢者地位事若聖人則皆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箕子比干柳下惠俱同此意

堯峯老僧每春初預知菜麥收穫多寡至期無有不

驗人怪而問其故答曰歲旦山頂四望青綠萬頃連
結茂密者是歲必歉若乃勾萌拳芽將發未發混茫
於若有若無者則必成熟歷試之久故預知耳乃知
凡物先時而早發者皆非吉徵政以晚成遲出為幸
王介甫碁品甚低每與人對奕隨手疾應嘗有絕句
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介甫真巧於
處敗者人生勝負何常過失意之時忽轉一想硬將
輸局認作羸勢最是消除煩惱妙著

五更披衣倚枕人無語鳥未啼蟲罷鬧普天下獨有
雞聲一種淒清與亮大能生我慨悟長吉所謂雄鳴

一聲天下白也羅昭諫却有句云酷憐一覺平明睡
長被鷄聲惡破除良是喚不回頭鈍漢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
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止何不
坐禪荆公稍用其語一日謂元曰坐禪不虧人余終
日欲著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笈子謂
荆公頗深禪悟此語或出一時戲論要知悟輪能斷
思想政自有胡笳十八拍在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新堯舜不以天下與
子周公為王室誅其况皆禪也又云禪即聖人所謂

劉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留中
葛藤一切割斷良為與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周公
談禪學最為切實與說龍向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宋林艾軒先生莆田人從陸子靜游嘗云人事烟綿
無休歇時殊足悶人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先生
高弟林心之學者稱為綱山先生歲年挾冊從游率
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
夜闌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
自作經山喜而不寐曰我得師矣自事先生餘三十
年先生每語綱山云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

胡澹菴先生云郭林宗門下士皆前日綠林人也聖賢化惡進善不專在於誅責

好聚書好游山水有此二障便不耐貧通人名士先於此處撒手無礙乃是進步

文潞公嘗云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孔子生平自幸者兩事語子貢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子從丘者皆幸人也語巫馬期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蓋氏舜發猷韶章全是此兩段學問

歎從末由我斯未信聖門只有此兩人學問至今不
傳

攜李支大綸曰大丈夫過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
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熱須心硬聽漫潤之譖
須耳硬

苦齋之人忽然有所証入政不須揀擇何等文字昔
有高禪喜看會真記人問僧何所見而玩此淫詞僧
曰貧僧愛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句又宋末有邢州和
尚者平日嗜酒不檢好唱柳秀才着香詞臨忽作
偈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醉醒何處

楊柳岸晚風殘月作偈畢泊然而化

花開見佛悟無生須知處處皆有車輪蓮花處處皆有佛^見如來之捨身獅子尊者之遭難神光之折臂屈原之投江睢陽之罵賊牙間刀上浪裏陣前皆花開見佛之候也緊要在悟無生三字

南湖中立法師嗣天台教元祐中推為龍象嘗升座說法慈靈無盡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不知語之所出也偶舉此則公案詮註魯論吾有知乎章頓覺疑義盡豁

宋玉九辨云食不媮而為飽子衣不苟而為溫古人所謂溫飽者如此媮矣苟矣而尤不知厭足此領而露處者爾

花木之開放者遇烈日照灼暫能艷人之目然不終朝而萎敗乃知風雨遲留致不可忘其存護之恩也今尹子文之棄於夢澤也虎乳之烏孫王昆莫之棄於野也狼乳之命不應絕雖復暴如虎狼猶能為之庇護以曲全其生不獨牛羊腓字之已也墮地自有安排何用勞心計較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

荅之曰君是將種斲頭穴胃當無所惜而耳堪作底
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
而悟三日疾良已九人病苦呻吟之時忽誦東坡此
語勝服數劑良藥政不獨堪醫聾疾也

沈明遠云人平居終日役々做心神耗氣力忿怒憂
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教語親
切有味最是閒暇未易消磨也沈為南宋人葉石林
友所著寓簡多可採錄

明遠又云古語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予雖不事
口腹然每食必魚肉蔬茹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

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遂至絕糧晨興飢甚
念得飯足矣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
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咲蓋子年六十有九始
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吳邑徐元懋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
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做得狀元亦自
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
第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浸放肆可錄逐日言
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
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

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為
學卒為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
濟以上人耶

却起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
宇宋時蕪湖常居士尹溪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
陳了翁遷謫每歲醜餉不下千緡此兩種人世界自
是少他不得

生長收藏化機無一息之停譬之川流然但非吾人
目力之所及耳易曰品_物流行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流之正之保之所謂天命之不已也

胡澹菴先生云余不殺久矣每得生物輒以送人此
何異曾孫不殺穢術而送與黃祖使殺之也等殺耳
然操之不自殺猶賢乎黃祖之殺也竊謂先生茲為
言老瞞假手黃祖其罪浮於自殺未聞末減也真
持戒者放之而已政不應多此一送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
之立門外候聲嗾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嗾翌日下
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為吏所侮無
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
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後歷職仕有聲天台營妓
寒夜錄

嚴藥頗通古今間作詩詞唐與正守台日命賦紅白
堯花賞之雙練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款摠與正
之罪遂指其嚴為濫繫獄月餘藥脩受箠楚而一語
不及唐獄吏以好言誘之藥荅曰身為賤妓縱與太
守有濫料亦不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不
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然藥身價愈重至
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邱商卿為憲即日判令
從良以兩事相較文正高却晦菴教等矣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然矣其人於清濁大明

善惡太分沈疇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清潤繫上方
嘆曰一見天子足矣齋高召問渡何所陳對曰臣坐
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
曰要人謂誰疇之舉手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兩端俱賢者之所必不免然怠怒病處自可鍼砭要
無如疇之之清可耳

朱子嘗云世間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所為
極是亂道每進言必以正心修身為先正如鬼念大
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又云詩見得人如曹操雖說
酒令亦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說到正心修身說到

周公反以為賊為妖後來道學先生那能有此眼力
班孟堅只痛人頭畜鳴不祥不知鳩質而鳳吟者更
是妖孽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為高出衆作之
上予獨有取於儲光義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間鄭
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
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於長慶
矣

東晉沙門法顯嘗遊天竺諸國至一處寒暑調和無
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

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其罪者但罰其
錢隨事輕重雖復謀惡逆不通截右手而已王之侍
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
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
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突中國
不養猪鷄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沽酒者貨易則用
畫惟旃荼羅獵師賣肉耳法顯自記如是乃知四
洲之內自有華胥國土也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一郡
號為竹中居士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不與見劉恕

家貧一毫不肯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
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帽贈之固辭強與之行
及潁州悉封而返之不見逸少不受溫公之饋他又
可知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
日欲買一僕牙儉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輒謝去最
後得蓬頭垢面愚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
過我：反為其所使矣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
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拵鼻遂有省黃龍

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
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著退涼生秋香滿院晦
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
爾山谷乃服但能觸靈領畧臭穢馨香都不礙此臭
夫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於世蠅可憎矣尤不
堪蚊子自速以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居士瑞在長安
有題壁句云簾棍荆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
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工部竹頭木屑事：留意有縉紳見
寒夜錄

之曰翰林官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郡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閑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鄭一拂先生在安上門逐日所見流民既已繪為圖畫獻之神宗矣其叙述流民一篇脩寫風沙霾曠車乘負擔陂樓野宿之苦真所謂嘆有聲而哭有淚又

巧於丹青之所不能到也先生自稱大慶居士每語人學之要曰幽暗間寂此正鬼神着眼處乃知先生慈仁忠愛固有本源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為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為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遍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胷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

嗚啞：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莫息如雷間亦為囁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啟蓄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

律部云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傍空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啞：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耳為解開視之則反也嬰兒見之即死蓋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紹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為灰則無餘想矣世間一切誰非嬰兒飭囊惜無開示之者遂使啞啞之聲達於大千遍於萬劫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畧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
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菴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
時事愛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
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鑒採書云數年來盜
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於山民之寨
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度為接隣吉之寇大抵悉
自度而起然度人非倚山寨之為囊橐其勢不為寇
今吾州凡八邑止安城不與度接壤七邑皆度地與
圍群兇往來之衝而山寨又群兇嘯聚之所一邑不
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

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著於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
束於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於寨魁之賂有一
小忿則群兇相捷環視而起名為復仇其漸遂至剽
掠又其漸遂為寇盜官祖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
則援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間遣官軍討
伐而刻木得餌先為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卻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
不可為百雉之城而山之濠乃至雉堞凌空戈捷鞞
雲尚謂國有法乎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皆實叛將孔

廷訓勾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教之曰爾不忠於朝廷焉能忠於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卿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偽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留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於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為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之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濮既授偽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偽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偽中軍來姓者

魏來達子最為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
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

王道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
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
入晏息世人終日擾々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
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
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

則薛固觀楊嗣昌一死於法一死軍前尚書侍郎則
呂維祺傳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
勝紀矣劉向曰水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水一稱
木介：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電大作木
介彌望海陵周隣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
明橫鞭一拂柔條動寶釵墮地殼鏗鏞昨日登車天
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電飛亂雲流淖滿途
波汶路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晚輻泥翻軋曉來廓

氛天宇清萬象奪目何晶瑩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
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水稼生
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嘯嘯齊魯士
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
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胡兒飲
泗水盡道明年佛狸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
允文敗之於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試其主亮焚之
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識然則而冰之變其應不獨
達官憂又在于胡虜矣

宋制屠牛之禁甚嚴劉後村嘗有斫劉棠勸語云棠

忝預卿書顧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
在法曹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
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
何啻累千百頭罪止徒流恐允非解人之所能免本
合將劉棠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
盛夏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
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劉棠酒坊內店日
下折除按劉棠以得解人而奏刀市井躬效屠垣之
業殊為怪事乃後村據罪論新曾不假貸可見當時
有司之剝執今私宰載道或有倚庶宗為坊店者城

寒夜錄

上卷

三十四

且之律豈竟成虛設耶

張曲江因千秋節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
諷諭新唐書所載如是劉煦舊史則云進金鑑錄五
卷言前古興亡之道上賞異之今韶州所刻金鑑錄
其第三章報國復興錄云唐在達業三遭女禍五遇
佞臣已見二禍矣今主上又喜張守珪進營州雜胡
阿帶山毋再通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媯之屬
逸來狡黠面生逆毛後定敗國又有蜀州司戶玄琰
女為上子壽王妃十年後女官今上寵之賜名楊貴
妃舉進入宮後日女禍又起三事定然安祿山者野

猪之精也腹垂通滕史思明者鷓鴣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者白鷗之精指水純赤此三人者成國事少
敗國事多復有木子雙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進
國虛至天寶中安有踈床之拒范陽千里烟塵引進
契丹大燕安僭妃縊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
為石於方見玉隱石塵雜而復合也噫主上洒淚
巴山艱行蜀道家亡國破思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
主上有大難於有異僧一員內載般若茶其緇衣其
至蜀中難過於梵宇開之難可釋也於不避斧鉞隱
諱五百年後千年後教興廢見之此章按自古識緯

諸書類多謎語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詞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筆且天寶年號既已明白載入玄宗何又定用此號改元耶種：可咲本無足辨而學士大夫訪求金鑑錄不可得遂有以贗劣為真物而形之歌詠者良可謂無目之甚矣

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墾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迹之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關汧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堤以渚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

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六累鉅萬悉捐以賑窮
乏周疾苦閩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受夫人聽
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
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沈夫人寧化晏氏並有功德
於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于家藏逢
源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為表彰逢源名
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為天民者也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
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
父曰子好奕棋請以奕為喻李重思天下之善奕者

也與重敵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或蓰或什伯重恩有不知者手按貢父固是正論然師者之語未為無見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張德遠已蹈此弊但未可與介父同日而論耳陳了翁說一人甚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碁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碁已精其高者已盡識之矣但淺者未曾識教之隨行二要都經歷一過然則下於重恩者政未必重恩乏了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呪試無不驗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

首來奔淵材反走汗流冠中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汰大率皆淵材蛇吮耳友人楊攬部督畫盧公軍前過各營來請馬者楊咲曰逸足無幾不能應諸君反走之需其人報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殊快人心而戒廠尉起廢違尤為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閔政於此時當為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取難煩取廠則閉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伺則塞者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借號稱王者

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為枉或為止如所謂八大枉爭
在枉左衽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
余家先世分閩中寓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
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陸務觀云中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
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中中州豈有此景當是
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耳可憐哉又
鄧耕欄云王淮諛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
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淮
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一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

但可憐耳。而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淮輩，然樂天江州
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間，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
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
王淮輩者，乃當如拚欄之言耳。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
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並馬行，琦送
後，持一大甕，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甕中馬不殺，被
執，罵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為？死曰：我願以布
裹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
八追及高宗，歎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為立廟，長簷樹
寒夜錄

賜名旌忠明沈周為作詩云一覺真如博浪鉗事機
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為膏
火願追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之長簷街上春秋祀
李鄴祝應媿此祠琦事顛未載於碑刻者如此紹興
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裘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
以執芟下士而大鄴屹立乃爾 國朝有金川門守
卒龔翊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罵遁去隱居教授
宣德中周忱撫吳虞為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徃日城
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二庶幾逾於其儕
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海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忠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畧為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典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柳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群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非郡太守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為郡試

寒夜錄

上卷

三十九

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脫穎滄貫
定非虛語此札實為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
也

曆法莫如近日踈忒徐有扈相國李性叅勲卿屢經
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
統推筭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己正三刻食甚午初
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曆回推筭食五分五十二秒
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
法推筭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
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

大寧開手等處不食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
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
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玄象昭合蓋
其說創始於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昔歐
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之更密似非諸家
之可可及也

風雨積五六日江上初霽遙望天際作月白色間作
淡黃色可謂卯色天也世人仰觀但見蒼蒼而已豈
知蒼蒼者之變幻如許哉

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報

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真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波帆影層懸掛遮却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舶容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間失意處反成就了無限快事要須耐煩等待耳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為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間又是百年一快事留雲亭檐額久已廢去今為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新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也

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托未為淡妙陸務觀跋吳夢子詩云山澤之氣降為雲而為雨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為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晚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州龜石之奇金山可無有也予未至淳安

不知茲山較頭陀洞妙高臺諸勝境果何如然師山
自云東遊京口念歎一躋其巔酌中濡泉以適生平
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公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
何得輕置軒輕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
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即古之東陵盜
跖死於東陵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克其地至今猶
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愚按莊
子盜跖篇云石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非庵應

悞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處得鬼骸骨武夷
又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
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弱骸也李長
吉為神仙作輓歌應非浪語

秋水宜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
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
澹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窻而睇左右之山恬寞自如
暄 註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
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
通予二款賦鄱湖絕光非擁檝旬日低徊夷猶正恐

筆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常莊章江詩歌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
本作維揚殊悞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艸綠遠仙尉
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二自楚二可誦吾郡山川經唐
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為勝耳
雨連綿枕簟琴書俱為濕霧薰蒸大覺肉體為累
忽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艸木別有清
香生於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玄裝
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清池岑參燕沙沸浪之
句殊謾然參二自詠炎方暑圍耳不必定指此地

東坡云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
拙者之慶又云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此若生平
快心只此兩事

峨眉縣所產穀品甚繁他處罕聞其名偶錄於此穀
凡二十五種青稈粘紫稈粘廣安粘益草粘柳條粘
黃泥粘泡頭粘若鴉穀毛香穀白蓮穀荷包穀畫眉
穀冷水穀還了債灣刀穀紅糯救公饒白糯老來紅
尖刀糯芝麻糯猪脂糯花穀糯虎皮糯鴨子糯

予聞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善蕭不足動人
淮陰有樊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為類司馬

遷惜無從索覽又辛卯詔載聖子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點余年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浚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為一贊而歲體存焉蓋有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

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盡然其識趣
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
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
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
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解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
若妾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
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
江也云々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子乃宋末遺老
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
近稗海所刻癸辛說也之悉遭刪去遂使殘珪斷

寒夜錄 下卷

新建陳弘緒士業著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於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個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個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楊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為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篇曰殆哉：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哉

炭、手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
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
天威之抗又云忝司中間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
水陸之師並進曰偽都曰蠻夷恣禁犬之吠竟不問
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
州符離人二是中原遺黎而恣心悖義乃爾耶

允鍊句之法短則歇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
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歇逸如韓昌
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一句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為不可曉或謂九為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道聲俱恐未然矣草廬云前之九歌原托以神已意後之二篇無可託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波人沒其類而附焉耳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却刪去若杜僧贊寧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以為常理測也

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
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 國朝巧合
耶

靖難之變孫國諸死郡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
於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
氏卓公敬之諱為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
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而封夫人蘄王嘗邀元術於
黃天蕩幾成擒一夕罄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羅景綸倍載其事張

俊有愛妻乃錢塘妓張穉也頗涉書史俊文字穉皆與之相準之役俊發書鳴穉照管家事穉報俊引霍去病道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不當以家為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獻奏上大嘉親書獎諭以賜穉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皆有奇女子為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穉以妻受封且蒙手諭褒獎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起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養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

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手，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慚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亡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如此

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况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尚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

與
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
大與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
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為大賢
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
宗國之垂亡緘默而吞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
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為人臣懷二
心者立志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
冬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耳書滅下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彙義趨利黷

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者春種既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怨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尚得其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為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元既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元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為荅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為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黃楚璽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

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
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
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於君而浚贊成其
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於
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
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
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
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

可見當時史官執添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用人謚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况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都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為孔子京山郝仲興先生既已為之辨矣若陽貨款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而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手隨曰不可語意微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於狎

大人者也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為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二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道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咲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為題此生答義引宰子晝寢得罪夫子為言主者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子晝寢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為叛逆疑為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云我傳於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表了允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鷄以犬為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為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為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
默而不言古註之說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丘也三
語如霹靂火眨眼不能及也是心思路絕處其為人
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々和々形容不出是
言語道斷處

先進章如用之即可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
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
乃云用禮樂似欠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

由正斯亂神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也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於孟子蓋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慕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一言以此益嘆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槩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徐子鄉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五音是聞文章照而周海門論舜為天子章云孟

子族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記稱孟子長于詩書其讀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讀書也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其所以長耳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為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之嘆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漢末之文惟出師二表忠義憤盈洵足以結伊訓說命此外如魏武自叙雖云言不由衷然筆勢自是個儻高柔取鹿疏簡勁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鄲淳作孫叔敖碑以兩頭蛇為杖首蛇又道武餘典恨不與義

皇帝代同世守句蹇澁都不成語只復孟一歌較史
記似勝

府志載 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
鐵柱觀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
扶老孳幼繼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
諒所畜鹿於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通
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於南昌城西章江
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所自矜一角蒼鹿綴瑟瑟珠為
纓絡掛於角上縷金為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
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於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
寒夜錄

所畜鹿於西山乃知偽漢有鹿園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鉤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二今讀者靡之忘倦若岳珂之程史高似孫之緯畧臃腫鉅釘絕少生動真所謂於癡符耳

予家有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晝寢云學者多疑宰我之過輕而孔子貶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

不畫居於內畫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鄙
厲人倫也如使宰子廢法縱欲畫居于內所謂亂男
女之鄙俾畫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
淡貶之然則寢當讀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為眠寢之
寢竊意朽木糞土之詞正因其怠惰而致責若以為
非眠寢之寢則引類為不倫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
胡行亂走之疑又復來縱淫之說不意擅言語者而
忽招口業如許子又安可少子由之辨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趨之與赴燈之蛾何異
閒庭僻徑與日清宵有何不可寧耐政不知炎涼二

種畢竟受用安在陳簡齋詩云一涼思到骨誦其語
頽使兩腋風生

齊家治國只是耐煩成佛作仙只是惡辱高明人不
能實証此地自不免客氣奔騰

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
然亦有姣好而倍者有醜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
妍妍也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玄貢師泰余闕
張翥危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
多作宋史以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於首不

如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僕斯在館止成遠史有旨仍
督早成金宋二史僕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
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畧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要策
惜不得見也

言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字伯中早遠於易諸子百
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
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
內無聞焉為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於福隘
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

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狼戾時習之若學弊謀
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當其
事之時而習之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則自有可
喜故曰不亦悅乎教語痛棒焚喝篤耨繡出且併金
針暗度矣儒家第一義乃於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以
禮失而求之於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辨舌而圓朝
中吳空谷和尚心其流亞空谷作尚直尚理二篇一
以闢玄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碁書画百
工技藝俱必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

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
唐所造我於二家則架虛 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
添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按吾儕
或得悟道設使納交於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
勿漏泄玄機當用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
轍孔子曰於予吾改耳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
互相証質期於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秘惜者設使
真能屈服晦菴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
亦必有未安但患於論之未盡耳若詆晦菴用佛附
儒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

橫着私意以礙天海哉

裴行儉為行軍總管大軍次單于比暮至營已畢行
儉更命徒高密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徒之
比夜風而暴至前營所水溪丈餘衆歎服因問何以
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部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此
事實出偶中行儉但知窪地之不可立營未必遽料
是夜之風而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可
窺測者觸類而長孫吳不過此法

兩年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
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

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將為淮揚
之遊阻風章門六日戚友意謂扁舟已蕪無一過問
者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疊々歌來憶
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做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饒
寒耐應援々窮年直願一片水光帆影為生平休息
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疾病有非人力可為者宋顯仁后常氏兩目失明募
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金針一撥左翳脫然
復明后喜請治其右報當不資道士曰后以一目視
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益后自虜中回

曾興徽宗誓曰吾先婦苟不迎君者誓吾目也道士固知治之無益遂不治耳龐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聾疾終身不能愈彼又豈少治聾之方哉醫家有祝由一科雖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廢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斲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

傳稱彩鸞與文蕭過在文宗太和末而添死珠林則
寓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顧愷之嘗以一厨畫平日所珍惜者糊題其前寄桓
玄桓竊其厨後竊取而賦如舊還之紹云未開愷之
見失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馮
元成曰世以長康為癡不知此正是海鷗貴勢戲弄
桓玄靈康本懷竟不能達元成於千載也曹操云本
欲辱衛反辱孤處此等豈可莊語相向

周萊峰嘗語王弘宇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櫻情獨
未能豁然於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沒險處設關

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於窮通得喪能不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神仙傳每稱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於長生冲舉者患其欹斜須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與氏之所謂集義是也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為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官之吏課文武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稿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枣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詩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曆間

沈暗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
集剽剽氏不勝其勞據矣

昌黎與大顛三書真偽之辨紛紜然道無凝滯行無
繫縛苟無所憑着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等語似
非他人贗品蘇子瞻與佛印東僕不知大顛何如人
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真偽直可置而不
論

張佑孫魴皆以金山五言而傳然魴詩不及佑業已
著之前人此後竟無嗣響者王平甫檻外風吹前渡
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大有俊鶻摩空之槩郭祥正鳥

飛不盡暮天碧未失豪壯本色而子瞻直許其三分
應是未見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覆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龍
游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澤心山一山而具七名金華
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
金山其一也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
明又大字逼宋元章小字逼歐大令蒼蘄苑之蕪才
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
曰王公不得召我况中丞乎擲其刺於地謁者以報

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咲陳
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
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之下漁舟點々老翁持竿酣
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搔首狀大書五言絕
句於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
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並下堂以賓禮見

峨眉山自趾祖頂高七十里過於岱宗三十里孤絕
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巔一名勝峰
普賢大士所居

范蔚宗嘗言以文傳意以手送文以文傳意自不須

註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忘直躋自然之境者未能
遽解譬之飛翹而雲飛揚潮來而海震盪作於不自
知動於不容已何關人力思索

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毀有譽
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這邊推去那邊此天地鬼
神之所不能也其間分數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
但就百年以內評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畸
重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
起候日出俄見彩霞萬道碧綠交加有赤藍從中湧

出晃濇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唐嘗有此議渡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綫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范：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恒望山上篝燈如聚堂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於鋒鏑半竄於荆莽何暇

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吳句山壓星辰送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誦仙少陵題詠浚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後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

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惟是飽喫安寢者豈獨一措大也哉

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為二語曰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避世自我而言不見是自人而言避世尚有獨寢寤言永矢勿護之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戮於俯仰踟躕到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

林蕭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画出
風捲卷而坐猶琴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人列
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賈
太傅容經俱有蒙莊道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大風決旬擁楫七晝夜長年苦於守候今日遂衝浪
側帆而去念此七尺幾危於鯨宮鼉窟歷可指教徒
以一飽無時遂成往來熟路東坡云我謝江神豈得
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
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誑語也

晉方技有常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

牛食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
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
曰此稻又欲得生楊慈湖先生偶因盜園蔬者詢守
僕何道以防之守僕余姓者曰須拚少分與盜乃可
先生遂釋然曰吾師也常是體物之仁余是處物之
智因時而施更有何事窘我

註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禮樂容節不但以
中皮為善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故孔子抑之云
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為力不同科言古者為力役之
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

蕙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
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
所行之道也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
隆山年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句章戴表元錢
塘鄧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齋鄭所南林景曦皆有
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翱鳳吳鄭
龔林為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湏溪唐珏鄧光荐
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
南翱輩者為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

知交能出其筭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彼子望之

古今愚癡之語有不約而同令人絕倒者晉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符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霄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霄音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兩人大堪與問蛙之主豈足

孫樵敘數史才之難以為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

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
長子雲相上下手子雲曰但作賦沉麗耳他文以淺
易文艱澁最不宜於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並稱
韓即不能進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楊雄教等也樵又
謂凡稱為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
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
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已接物多為群小之所憎妬憎妬不已
而毀謗隨之又不得顯為毀謗也往往假造篇章托
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偽增楊子雲之書比王

莽於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
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
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校遂捏詩稿
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渠矧而豪氣自
不可掩乃詆其進大士像於中官王振皆識云孝孫
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於憎妬之手無疑吁口不已
而手繼之胡其不畏免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許管仲二章為齊人誇
張之辭而托於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公葉秉敬以予欲
寒夜錄

無言與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
敢於非聖而不疑而端簡乃謂介甫識春秬永叔毀
繫辨君實誠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
夏詩序為不可曉何其不明於日曉之旨也

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
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
為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
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葉石林曰秦亂而後有
陳勝吳廣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

孫權父

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
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俱非尋常齷齪泯然以為死
生者懿昭而後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矣然吾
觀浮屠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羣
足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
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兩段議論皆英
俊可嘉然諸公亦止可當孫權苻堅而已遽以為過
于孔子不免失當

唐制禮記左傳大經詩周禮儀禮中經易尚書春秋
公穀傳小經此以春秋繁簡為別宋政和間周易大

下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諸經以黃帝內經
道德為大莊子列子為小與儒書並頒天下

唐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任之浚買小駟飽食之訖跨
之著粗布襪衫入市朝觀盤伶俚侶即足矣後果如
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若南溪之上故屋一區
僅避風雨長鬚赤腳纒三四人吟咏於江風山月間
醉則以天地為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
公對敕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
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

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非禮處卑者巽而可咲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其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濤端肅奉復而已邗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於諛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槩不稱晚又不知起於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酒謁許旌陽廟某跨駟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於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

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王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送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脩果何如人，無逸曰：舊六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忝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也。况於當代之人物，典故我嘗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

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祖省^利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皆添設官故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勤賊楚豫軍中失忤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於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於睢陽惜其料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遣故酒以不勸為歡棋以不爭為勝會以不約為真車客以不迎送為坦夷

寒夜錄

下卷

二十四

若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仲長子光瘖而隱。無妻子。結廬河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真率。徒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獨與對酌。甚懽。吳思齊宦遊十年。田無半畝。宋亡。隱居。不仕。遇寒疾。失聽。交遊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娑方鳳。專謝。翹睫方壽。劇談每止。夜指畫手書旁。親咄咄。而畧無倦意。果屬心。知不須開口。而浚乃暢彼我之意。若必機鋒互觸。問難迭送。斯稱麗澤之益。是但語言投合而已。未足以語性命友也。

子署長興。二月間。詣顧渚山。致祭。浚教日採茶。童

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子朝服鼓吹迎之郭
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
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
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
事訖即涸元亦做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此補缺典

唐杜姥娘金陵女子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妻能詩錡
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漳王王有罪廢姥娘放歸故
里杜牧之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五言長篇五
十六韻長安某妓女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若色

衰嫁為賈人婦舟泊湓浦夜彈琵琶白樂天方謫九江郡司馬送客江上聞而悽愴為作長短句以贈凡六百二十二言曰琵琶行古今來佳人才婦若大而漂淪憔悴者多矣穉娘與此妓幸而遭遇牧之樂天感歎歌咏淋漓宛轉遂使其人常留宇宙之間視彼金屋之貯瓊樓之奉倏忽而湮沒者得失竟何如固未可以此羨彼也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秘演惟巖參寥善權皆其甚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其再游鶴

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
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萬疊不可窮香
爐獨秀拔佳氣常蔥蔥長風捲游霧晚開瞳矐招
提出其下棲觀掛青紅四眸眇五老刻削金芙蓉宜
哉謫仙子愛此菓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
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曷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
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
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
奇祥餘得支徑別塢行遙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
姿芒屨觀兩足策策欣相追稅田罷刈獲雲水明空
寒夜錄

陂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
飛鮮颯忽騰馥嵒桂飄歲蕤峰端日落日暮此忘還
期又山溪雲物清挹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即
芒屨風潭耿危勺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
華暮幽人渺江海樂事其誰預山月獨多情娟：遲
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
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閑：催款晚衆禽亦和鳴為我
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蕊李花東風
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義讀此

教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
可喜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咲楊雄未忘我閉門猶
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
爐山柀燒初熟軟語聊為壺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
虛緩檝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
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露蕊花兩岸新歆覓劉
郎家住處但聞雞犬不逢人如白水茫々天四空黃
昏小雨濕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
如雨暗蒼江晚未暗井梧飄葉動秋聲接頭夜半風
吹新月在浮雲殘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

寒夜歸

下卷

二十七

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
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
裡鳴鴉曉欲飛遠蹊踈望朝暉
莫嫌山色絳袍度
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
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
葉鳴籟水先生如尚在呼兒
應問此何聲
滿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
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
画已耶

唐德宗詔莊嚴寺段師善本授康崑崙琵琶段師奏
曰本領何雜耶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
然凌可授邵堯夫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于吾之學
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

中路無一事乃可相授吾輩舊習薰染不能脫離所以都無長進忘却放下四字乃讀書學道之至要也公乘陽度使淳于意盡忝故方亦是此意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監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為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柳書謂全寫注疏正為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彼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

寫注疏之人遠矣

班叔皮論司馬遷史記刊落不盡尚有盈詞今讀其
書信叔皮之論非誣也其間又或有為增者如楊雄
所謂曲終而奏雅之類雄後遷不應預引當是班贊
竄入子長至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禮樂等書皆
元成間褚少孫手筆實與作者無涉武帝本紀直取
封禪書補足尤覺舛戾此書為後人所亂殆甚耳
嘉禾李君寶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
法製所謂蠶一畝之入僅克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
妙也今碌々諸葉茶中無殊菜滿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
黃州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峨眉山會稽
亦有峨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
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
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
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州亦有歷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
西詩沐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為新體
詩學者二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
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遺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
寒夜錄

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翁然宗之於是詩
又一變原功名玄其記喜江右詩變甚恣世但知分
寧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
則劉棻翁皆著名於匡廬彭蠡間成弘而降反似遜
於前代無二舉業之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二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
律而汗漫狂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二
是確言每見未曾為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為古文
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澹雅之乎者也往二安頓不妥
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紀己巳晝刻三十九
夜刻六十一弘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
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曆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
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
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秒此皆前史之所罕
見也惟弘治之占為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為
吉祥

陳恭愍公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
生姓名並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胡靜菴
先生世寧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

身名錄 一
三
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為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
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
毀譽夾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尚
何嫌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為私實愈甚祇
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避國時御史壬午六月沒嗣君出亡削
髮為僧號雪菴和尚元雪中李玄暉既出家亦名雪
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
聖工夫如整頓乾坤手不寫準陶大禹謨

羅含湘川記云湘水出自陽朔至清溪五六丈下見

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呂
溫九疑山圖記云中峰之下水無魚鰲林無禽獸時
聞穀如蟬蛻之類聽之亦無李華云洞庭湖自墨山
西北至石門東西南太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
墻堦道路燦々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
壽考無癘疢疥癩之疾蘇軾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
山上布水三十仞雷靦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
破章邯時也友人王都俞云麻城龜峰高峻與塵境
絕平地見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也
數段以奇文狀異境時一諷誦不知身在人間

幾年牢落樞村墟此日儵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徑
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開樽細說生平事信手同繙集
古書違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間出咲談餘此朱晦翁
和抱一劉君詩也清逸大似陸渭南又有久雨齋居
誦經作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
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而餘了此無為汰身心
同晏如翁何嘗不讀釋氏書又何嘗不資為身心之
助乃後世襲新安之衣冠者曉之以闢佛為事蓋未
嘗向星宿探河源耳

周程大儒著作擬於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

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宮金
剝接林壑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
終未思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峯
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
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
着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
崛氣若詠草句莫為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
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
也

邵康節先生亦有芳艸短吟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

曾經漢興秦占斷山川無限地
愁傷今古幾何人
嚴霜殺盡還逢雨
野火燒殘又過春
無那路傍多此物
王孫歸思苦迷津
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若王荆公客亦有詠艸一篇云
滿目芊芊野渡頭
不知若箇解忘憂
細隨綠水侵離館
遠帶斜陽過別州
金谷園中荒映月
石頭城下碧連秋
行人悵望王孫去
買斷金釵十二樓
邵程俞揚於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於天壤也

李易安詩餘贈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
古文如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絕不作閨閣妮妮語打

馬國序二漢姦落不允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
潛涪溪中興碑二篇亟錄出之五十年功如雷掃華
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闔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若
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二是奸雄才勤政樓前走胡
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
馬死充功彞德奔如天安用區、紀文字著碑銘德
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
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
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難生已被她崇賣君不見驚人
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艸不知負國有奸雄但

說成功尊國者誰今妃子天上来親秦韓國皆天才
范梈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漫知安
史徒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抱甕拳五頭鑿出開元
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魄深如崖西蜀萬里尚
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
稱好在嗚呼奴輩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
春蕃作斤長安賣二詩奇氣橫溢嘗品一齋已知為
駝拳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
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

李才諤祥符圖經秦少游遠旅集張子偉山水漫遊

記皆行笈之快書也惜未有情訪而梓行者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碑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林
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
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
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志云秦
少游郴州詞霧濕樓臺月迷津渡飛花望斷無尋處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
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幸自繞柳山為誰流下
滿湘空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
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
孺孫鴻度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
風雲吹絮柳飛花睡釣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
相逢處、作生涯

佛老之後能究心吾儒六籍為之傳注者有僧一行
周易論三卷大衍玄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
寧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
論語集註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尋陽落
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
處元時太倉州海寧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

不倦人稱為定四書數君於藏經之外乃能闡揚聖
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間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
村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穀堅類蕎麥舂之
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
奇荒死者枕藉廬風間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麩色和
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遍地生人面豆眼耳
鼻舌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群噉未有不旋踵斃者或
曰此兵亦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
鵝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淮徐郊白日窺縫狄糠

糝啖已空粉泥亦難糝掠人呼為羊膊裂甚猛獸所
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未大搶驟風而瘦人死盡
肥胸脯寃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蚪農皇未
知岐伯迷飢耒豈暇細詳暱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
入口橫黃淚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蕪菽殺人如
鳥喙何況金戈與錢鏃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
此君此世界中断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為濡睫
生平詩稿托之孫孟樸尚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
卧病時近體集句鄭超宗為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

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
行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
樓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權臨花陣豪容輕衫過粉墻
金帶圍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
逢青皇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蛟翅驚丸
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丸
錫東風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闌春暉獨
洗閒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着聖人衣
野花過蝶風淡淡斗酒聽鸚鵡是非為裏為裳君莫

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溪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門臺巖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焚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畧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橫禪師以長香燃數百挿山前後香烟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真嚙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脩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

寸圓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內中黃金可百餘觔昆明傳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立錐不能蓋旌陽為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為己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絨歲造於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即翠巖寺遺址以為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於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真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雜記王君

名迪宋熙寧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
浚為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
司表其政殺於朝方召用即掛冠隱西山跨鶴遍歷
峯壑而公是則鶴嶺之所祀真君乃王迪也以為子
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
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脩有章江禪院記又禪
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裴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
胡桐原萬澹卷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為四傑元量尚

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
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
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
二水銷盡許多塵刻事碧雲深處一間僧同谷延祐
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
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岩堯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
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
馬丘墟不可招况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目益蕭條
寒夜錄

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為題示
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
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為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
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
况於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別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
卦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
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
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毋訟流尋

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想尤在掀翻舊案

史記不載賈長沙政事疏而載其鵬賦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新唐書不載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序與孟簡書而載其潮州謝表進學解可謂去取倒置

王無功歌詠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

寒夜錄

下卷

三十九

如許情懷方能亭。物表蕭賁作山水圖咫尺之間
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風人多不可少此也。
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
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水下連天三日東風
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
浪繫孤篷漫向山頭問令公五老峯前誰作主滿江
都是打風船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
宗悖真可哀也

坤卦詞先迷後得主利應以後得主為句利字宜衍
陰性雖屬利好聖人決不以主利垂訓蓋柔弱之才

先則迷而無據後則得主而有所持循觀文言意義昭然若果有主利之辭彖傳亦不應置而不釋也

明夷但取艱貞不取九三主義南巢牧野之事聖人慎之故憐以不疾貞為戒初九之干飛微子之吝國也六二之馬壯比干之剖心也處昏亂而進不忘君退不喪已莫如箕子為正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脩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六錄本進呈其橐藏家文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沛湖前輩遊西山任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搵

密尋熊西雨舊址止於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

庚辰雪立一

峯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一齊魯曉
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迥出衆作禹卿
有雪堂詩選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寧常盱眙張
文昌常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
忽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舜典七政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五星遺却二十八

宿十二辰恐未必是意七政正指三光四時而言觀
帝堯始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次命羲仲
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曰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拳言考察三光以正四時蓋
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
于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璣衡之上豈可獨察
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十二辰哉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卮言已筆出矣

今聊記禮記假借字於此拾給聚足涉拾音以袂拘而

退拘音立視五雋雋音國中以策琴郵勿琴音遂踰

竟為壇位壇音不蚤鬻蚤音天王登假假音天子當

依依上相見于邵地邵音庶人之摯匹音已上曲禮

何居音頽手其至也頽音夫子之病革矣革音敗於

臺駘臺音綢練設施綢音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奠

喪事縱音總音吉事折音提瓦不成味沫音懸棺而封窆音

紂衣紂音齊穀王姬之喪穀音舍奠于墓左舍音咏斯猶音

設姜姜音我喪也斯占音曹桓公卒于會桓音襲

莒于奪音與其重汪騎音童重音九京音扶服救之

扶服音 衣衰而繆經咨音 已上禮弓一命卷衰音 君紕

以爵紕音 已上王制宿離不貸音 經術音 鮮羔開水

鮮音 命國難那音 母有壞墮壞音 鹿角解駭音 母或差貸

敵音 燒薤音 替音 觴音 觴音 多積聚積音 大酋音 擊音 旁磔音 已

上月令賜賻承含贈音 織剝音 告于甸人音 已

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 殺於地殺音 越席越音 君者

所明也明音 其居人也曰養音 郊椒音 已以礼運繫

纓繫音 大圭不琢篆音 犧尊上音 夏父弗綦音 燔柴於

真音 詔侑武符武音 肆夏音 以上禮器饗禘音 旦

明之義旦音 盟諸利音 雕幾音 羶薌音 馨腥肆音 別

寒夜錄 下卷 四十二

汁音獻音莎音由辟音弭音已上郊特牲唾音澆音替音燂音潘音翻音濡魚卵

醬音邠音而音皆有軒音憲音淳母音模音已上內則玄端冕音諸侯

荼音舒音舟命音禘音禘音揄音狄音搖音禘音衣音鞠音純音組音綬音緹音揚音

休音黜音已上玉藻鷄夷音羹音明堂報葬音赴喪服繫之以姓

寄音太音傳言語之美音儀音祭音臘音許音少儀音設音聞音設音小音設音蚋音子音蚋音

學記使其寔音至音雜記大胥音親音太音姪音弟音姪音迷音綠音中音綠音角音

偽荒音惟音君葬用木音船音士葬用國車音船音已上大喪

記相迎音祖音祭法易直子諒音良音慈音祭義尹吉音告音怨音資音

同音緇衣音鷄期音纒音筭音問喪華門圭窬音實音儒行右禮記假

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真者專門之家音猶存古其

有重見如拘單封貸壞磔殺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
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
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春秋日食必書曰日有食之傳注未解按曆家謂日
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此明是月蝕日矣春秋不
言月蝕日而言有物食之者蓋雖月蝕日而日食之
時徒見日不見月故以有食之為文明非日自食也
曲禮云為天子削冰副之又呂氏春秋舜殛鯀于羽
淵副之以吳刀又歸藏云大副之吳刀皆音普遍反
折也尋此即古副字之省文詩云不折不副皆其也

郊特牲云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按註疏殊乖其旨合是致鹿與
女而詔客以戒諸侯云告也二字是古記禮者訓
辭後人悞抄入經耳

張祐集中記玄宗貴妃事甚多南宮嘆連昌宮元日
伏千秋樂大酺樂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
春鶯囀寧歌耒客兒鈴頭邠娘羯鼓悖挈兒舞竹楊
柳枝二華清宮集靈臺二阿鵲湯馬兔歸馬兔坡太
真香囊子散花樓而淋鈴共二十六首事甚奇秘詩
家之禪官也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
南一在福州城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
虐之君而扶携以往者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為真
蹟某為偽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
亦 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
存笑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寂
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効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積之
手真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為本集之冠
彼黍離之彼稷之苗韓詩傳云詩人求亡不得憂懣

身不第
不識于物視彼黍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
乃知其憂之甚也此傳殊勝晦翁

既醉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類者不忝前哲壺者廣裕
民人國語已有明訓朱子以宮中之卷釋壺恐於上
句不協且前章其咎維何籩豆靜嘉壺義正與靜嘉
之音相應

小序而無正篇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
為政也正釋脫簡八字者韓詩合朱子致疑其說謂
第一二章各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
類予按閱宮前五章其四皆十七句而中離一章則

十六句古人作詩不必屑、拘學今朱子於應有脫
簡者而反致疑至閔宮語氣完足乃強指為中有脫
句誠不知其何見也

采芣小序云懼讒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即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之意蓋讒謗之起
生於日隔之踈而甚於反側之際理自如是

匪風下泉皆思王室之詩此詩作於曹檜者房喜所
謂大國患有天子而小國慮之也不特徵發之煩供
億之用小國偏受其害諸侯強大而王政不行將有
并吞之禍矣

猗嗟指事之甚深者也鶴鳴言理之甚微者也語意俱在字之外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為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說宜並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晦翁一刺太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

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
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手觀假樂之顯之令德
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
為說必有所授况義自可通知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
業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
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顯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
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
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標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齊風還三章子貢詩傳還作營釋云齊俗習於田賦

營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嶠之間兮釋云齊地 緇
名營邱之往也嶠山名字或作獨亦作夔音皆乃高
及魯人申培詩說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按此
詩諸家俱作營獨毛公以為還耳齊人解其鄉土之
詩似不至誤魯近于齊當亦確有師詩也

不瑕有害朱傳瑕何也然易其字為不何有害文理
久通宋黃東發曰瑕過也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
不可乎此說較長東發名震慈溪人嘗論管仲云自
春秋而降惟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亮公義在
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

載檢歇驕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為田單而遊園載檢于輜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檢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尔公尔侯逸豫無期慎尔優游勉尔適思解者不一巖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尔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尔肥適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文既以言象下復申言之解者俱模糊通去不知易者象也專指八卦之象言象也者像也方指萬物之像而言

六十四卦命名如乾坤如震巽坎離艮兌非實非虛
非理非事此為一例其餘有虛言理者如蒙渙無妄
等是一例有實指事者如訟師噬嗑等是一例有虛
實相半事理之間者如屯比小畜等又是一例

一切聖賢悟境或得之於詩書或証之於師友皆從
觀聞而入惟伏羲仰觀俯察近索遠取絕不倚着語
言文字涪陵樵定學易於郭叢氏自見乃謂之象一
語可謂直契庖羲心源者樵在靖康時屢為不受官
金兵入不知所在

樽酒簞貳用缶本義但言薄禮未及註明貳用缶之

義按缶乃樂器而土之俗擊以郢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燕必有歌；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郢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敬缶而歌之缶也

旅上九喪牛于易易通作場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疆易之易牛為順物易為平路上九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于危地則失順于平路凶之道也離為牝牛艮為徑路故有喪牛于易之象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恕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恕也

說卦傳三中下三篇漢宣時河上一女子掘得之中
下二篇字畫漫滅不可復識後人因以序卦雜卦二
傳足之非孔子舊文也

益三爻凶事程傳以為凶荒之事者得之如周禮救
荒諸政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皆用凶
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
益民之責苟為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則
可以如禹之用玄圭而告成功不為矜伐矣

井初爻舊井無禽：乃鳥獸總名禽無井飲之理但
井傍必有餘滙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

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四月之什先祖匪人胡寧志子朱傳我先祖豈非人手何忍使我遭此禍殊非怨誹不怒之旨劉原父云言我之先祖匪以人思畜我乎何為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劉說為當

或問擊石拊石百鼓率舞何謂也劉原父曰人樂極則舞歡不能舞推其樂極則六宜舞也故謂之率舞柔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蔡註俱非此言柔遠之道在於內治惇^德允元而難于用人則內治修矣內治既脩蠻夷自服任人非任人難於任人者慎于用

人也

盤庚主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淫康當以予告汝句訓汝猷句黜乃心無傲淫康句訓汝猷訓汝以當為之事即下文之黜乃心無傲淫康是也蔡註作予告汝訓既非語氣而近有以予告汝訓汝為斷者則下猷黜乃心尤不成文理

武成一篇總是史臣之文本無脫漏亦無錯簡不必改動王若云是述武王告神之意非當時祭告之辭也中間稱頌功德與湯誥不同今既作史又作武王自言文理悖謬宜其指為脫簡耳長于史筆者能

辨之

酒誥祀茲酒惟天降命酒亦稱天化事從可知矣觀此而後知出游衍天誠體物而不遺焉

太甲王祖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見篇謂放當作敢以篆文相近故譌耳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儒或以為出姜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以為姜里遠境而文王順受之或以為天所眷佑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

洪謨曰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誠受美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既陞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伏生今文尚書舜典原合于堯典孔安國分慎徽以下另為一篇曰舜典至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疑於篇首脫漏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小人之無忌憚未有甚於此者括倉王文憲削去之而以孟子芳之來之五句補入五教在寬之下可謂達識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懼也瞻彼中林嗚呼其鹿
獸之懼也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昆蟲之懼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